

赤色高棉情勢的管窺

羅石圃

全人口不過七百萬的高棉，在共黨奪權的戰爭過程中，死于戰場及流亡中的人口不下五十餘萬。到赤色政權建立後，棉共又大肆屠殺，不僅對右派不給予自新之路，對左派同路人亦不惜逼上梁山，以致死於棉共魔掌者又達百廿萬人。今日的高棉不但烽煙遍起，殺聲震天，且又掀起了與越寮共及對泰國的三面戰爭，何以致此？傳聞而來的消息真實性如何？由于棉共所採行的澈底「鎖國」政策，使我們祇能加以管窺。

一 高棉在二次大戰後的幸與不幸

二次大戰結束，法國藉英倫的協助向印支捲土重來，在重建其殖民統治時，正好給予越共打着反法旗幟而從事「解放」戰爭的機會，當南北越以至寮國都在一面與法軍作戰，一面又在與共軍從事內戰的混戰期間，唯獨高棉，不僅並未蒙受戰禍，且使施亞努藉此迫使法國不得不提前給予其獨立自治主權，因為胡志明的復國計劃，雖將法屬印支三邦都已包括在其赤色聯邦領土之內，所組成的「勞動黨」（越共），亦以寮棉共為其一體的分肢，但棉共力量薄弱，當抗法戰爭時代，實力不過兩營人，活動地區，亦局限于寮棉邊境。

至一九五四年日內瓦停火協定簽署後，越共政權出現于河內，寮國留下了「戰鬥寮」（PATHEU LAO）的禍根，而棉共所擁有的兩營武裝，則由北越撤至河內餵養，其留下的棉共，總數不過三百人。所以在六十年代，共黨在南越和寮國掀起全面烽煙時，高棉不但沒有受到波及，且在戰爭中發了橫財，官民既都普遍受惠，更因此促使共產國際不敢對棉共給予支援。^①

施亞努拒絕與美越聯軍合作，而允許北越軍假道，以至將其交通工具與倉庫供作越南戰場共軍轉運存儲，這固然可以收取費用而公私兩惠，至于農民們越過邊境向共軍售糧，其所得的糧價既倍于市價，政府亦可免于收購補貼外銷，無怪乎施亞努對越戰所採取的並不光榮的政策，在最初幾年能贏得官僚與農民的擁戴，使他志得意滿地自命為「親王爸爸」（SAMDECH EUY）。^②

但曾幾何時，以棉邊為庇護所的越共軍已反客為主，佔據棉軍邊地哨所，在毗鄰南越的棉境，建築永久性營房及通達南越的公

註① 「高棉淪亡內幕」，香港「遠東經濟評論」週刊，一九七七、一、七、十四，所出版的兩期連載，作者蕭克羅斯（William Shwcross）。

註② 「轉變中的高棉」、美國「當代歷史」（Cyrreath History），一九七〇、十二月號，作者姜德勒（David P. Chandler）。

路，已有併吞這些界限未定土地之勢。至對當地農民的糧食，則由高價購買，到半價征購，以至無價征收，且強征民伕，參加工役。同時共軍經由磅遜港與胡志明小徑南運的補給品亦大為增加，雖高棉主管運輸及倉儲官員的收入益加財源滾滾，但也更助長了青年學生「反賣國」、「反貪污」的怒潮。一九七〇年三月十八日，金邊爆發反越共狂瀾，以致國會罷黜施亞努元首地位，並限令越共軍退出高棉，乃出于農民及愛國的青年學生所造成。^③

二 棉共壯大的機運

施亞努被罷黜後，金邊所發動的，是驅逐越共軍入侵的戰爭，其攻擊目標，顯然是盤據高棉國土的北越和越共軍，並非以力量微弱的棉共武裝為對手。但以此次所掀起的乃一場民族戰爭，越共和北越軍在高棉境內作戰處處都會遭到棉人的反抗。從戰爭爆發初期，高棉羣衆一面興起了反越共、逐越僑的暴亂，使越僑家毀人亡的慘案不斷發生，以致西貢祇好接受金邊要求，將四十餘萬越僑全部遣回；一面自動購置裝備武器，紛紛投效軍營，宣誓捨身衛國，其所造成的民族聖戰怒火，不亞于我國抗日戰爭的民氣激昂，這便是河內不得不扶助棉共以便轉移棉人民族怒潮方向的原因。

棉共在一九五四年越南停戰後只不過三百人的實力，其壯大的過程，並非開始于一九七〇年「三一八」事件所觸發的戰爭，當一九六〇年，施亞努為整肅政敵，在全國各地對左派實行暗殺，引起人人自危，以致在黑名單的人被迫逃亡，進入棉共山區，其中以留法者居多，喬森潘和棉共政權的新聞部長胡寧，都是以國會議員身份于當時逃入棉共基地的；而棉共的叛亂，也于此時開端，乃以反對施亞努經濟政策及封建獨裁為號召，至一九六七年，馬德望省農民因不堪地主及官吏壓迫，經棉共煽動，遂引起抗租抗稅的軒然大波，到政府派兵平亂，他們都被棉共裹脅進入山區，使棉共又獲得一次壯大的機會。

一九六八年，在接近寮國的棉北數省，因土著民族反抗施亞努的移民計劃，紛起破壞移民墾地與新村，在與政府軍對抗時，亦被逼上山投向棉共陣營。此時棉共雖已擁有約三千人的武裝，但武器不足，裝備不全。而河內爲了向高棉假道補給南越戰場，不敢不遵守不接濟棉共的協議，以免觸怒施亞努政權。北平對於棉共雖仍有秘密支援，但曾爲金邊一度破獲，幾致雙方斷交，所以也不得不多所顧慮。

到施某遭受罷黜，由北平卵翼他建立流亡政權，並召開所謂「印支三邦四方面左派高峯會議」于華南，以聯合驅逐「美帝」為號召。北平及河內對已納入施亞努流亡政權的棉共武裝，更公開補給支援。河內除將北平給予高棉流亡政權的無償軍援，負責運送

註③ 「柬埔寨何以解除共黨套索」、本刊、九卷、七期、拙著。

到棉共控制區而外，其本身亦給予棉共相當的軍援，但似乎並沒有藉此取得此一鄰邦夥伴的控制權力^④。

三 赤吉蔑憎恨河內的來由

高棉與北越共軍的化友為敵，顯然造成了棉共壯大最佳的時機，一是由于北越將它在河內參養的棉共兩營武裝部，全部送回加入棉共陣營；再以施亞努在北平建立流亡政權後，在金邊政府所屬的部隊中，由皇室子弟所率領的一部份，忿于遭到歧視與排擠，也有多人投入反叛陣營，和棉共並肩攜手向金邊展開戰爭，于是在施亞努流亡政權的旗幟下，其實力可分為三大部份：

(一)「赤吉蔑」(KHMER RONGE)——棉共。

(二)「吉蔑越盟」(KHMER VIETMINH)——亦名「吉蔑隆多」，為北越參養的棉共武裝。

(三)「吉蔑解放軍」(KHMER PUM DOH)——「民族解放陣線」基本武裝，以反龍諾的皇室子弟所率部隊為主，被視為施亞努嫡系部隊。

在此三支部隊中，以赤吉蔑為主力軍，其發展也最為迅速，雖然由河內所一手哺育而成的「吉蔑越盟」，乃是經過千錘百煉的戰鬥部隊，應為河內陰謀篡奪棉共領導權的一支奇兵。但由于他們離開祖國將近廿年，和國內完全隔絕，與棉共組織亦早已脫節，以致在奉命作戰以外，無法再有所作為，再由于棉共上下，對他們的回國參戰亦早有戒心，深知這些忠于北越的高棉人，不過是河內的傀儡，所以斷不讓他們掌權。這從他們之中，有不少人受了被指為「半高棉人」的歧視，乃忿而投入龍諾部隊即可窺知。^⑤

很明顯的，在施亞努流亡政權的「民族解放陣線」旗下，在國內確實掌握了權力的，自始便是以副首相兼統帥的喬森潘(Khieu Samphan)及其所領導的棉共，而北越所參養的「吉蔑越盟」，大部份都被分派在棉共部隊中擔任教練及參謀，這可能是出于棉共領導階層有意分散他們的力量，實際上在廣大棉人民族怒濤激盪下，這支由「半高棉人」所組成的部隊，也唯有隱藏在棉共武裝部隊之中才比較安全。河內亦鑒于高棉人的排外運動如怒濤排壑，唯有支持棉共將戰局擴大升高，藉以牽制金邊部隊，俾使北越和越共軍能堅守棉境的補給線及庇護所，故對「吉蔑越盟」的使用，亦不得不遵重棉共的安排，當然亦懷有待機篡奪軍權的詭計。由此可見河內與棉共，在開始合作時，便已從事暗鬥。

河內早有併吞寮棉而組成印支赤色聯邦的企圖，棉共自不甘成爲其附庸，這是棉共先前不願與北越「勞動黨」成爲一體的原因。此後河內爲了向高棉假道，不惜遷就施亞努的要求而置「兄弟黨」——棉共的存亡于度外，這已使棉共不能不對河內懷恨在心，至

註④ 同註③。

註⑤ 「從國際背景看高棉前途」、本刊、十二卷、九期、拙著。

一九七三年一月廿八日，「巴黎停火協定」簽署後，北越爲了爭取美國所承諾的戰後重建美援，斷然遵照華府要求，中斷了對棉共作戰的支援補給，以致棉共對河內更加忿恨，這都是越棉共在分別席捲了西貢金邊後，再掀起了邊境武裝衝突的來由^⑥。

四 赤色政權以屠殺洩積恨

若問棉共在全國一片驅逐北越及越共軍怒吼聲中，竟站在北越及越共同一立場和金邊部隊作戰，又怎能號召棉人參軍及激勵其將士前仆後繼？究其原因，實與美機祕密轟炸棉境有關。由于美軍在「三一八」事變的一年以前，便已在施亞努的默認下，以B五二機向高棉越共軍庇護所及補給線從事祕密轟炸，造成高棉廣大農民家毀人亡，倖存者流離失所。至金邊與越共軍兵戎相見，美軍的轟炸益加頻繁，且一度直接出兵介入高棉戰場，乃至由西貢部隊入棉助戰，遂使棉人遭受戰禍，而死于美軍轟炸下的人數更多，其一息尚存的，經過棉共的煽動，爲報復毀家之恨，便憤而對美國敵愾同讎。^⑦

棉共的宣傳，以龍諾政府爲「美帝僕從集團」，美軍的轟炸，乃由這批「賣國賊」引狼入室所造成。至于西貢的阮文紹政府，更被指爲與金邊統治者乃一丘之貉，其派兵入棉助戰，適足以證明它是「美帝」和美國在高棉的傀儡幫兇。由于高棉在法人入侵以前，其對峙的兩個王朝，分別受到越南和暹羅的保護，至獨立後，唯恐此兩國實力強大而捲土重來，所以對龍諾政府屢次邀請西貢出兵助戰，在棉共軍及其統治下的人民，更會相信這是金邊統治者向越南出賣國家主權，戰爭的時間拖得愈久，棉共及其統治區人民死傷愈加慘重，其憎恨美國及親美派的心理便愈深。

高棉人的國家民族意識本來十分強烈，加上施亞努當政期間的不斷鼓動，將這種意識導向偏狹之途，以致造成他們激烈排外，尤其對藉外國勢力而狐假虎威的高棉人，更爲痛恨。棉共在進入金邊後，對金邊政府從大員到小吏以及部隊官兵一律殺無赦，甚至在政府統治下的平民，亦不分老弱殘疾，都將他們驅逐下鄉，像趕牲畜一樣，對這些苦難同胞的呻吟倒斃，不僅無動于衷，且將行動遲緩者就地處死。最近出版的「血洗高棉」一書，乃根據高棉難民的血淚控訴，其中所描述的棉共慘無人道屠殺，我們認爲並非誇張。^⑧

至于棉共對施亞努及其嫡系部隊——「吉蔑解放軍」，又何以反目成仇？這是由于棉共首批上山的知識份子——也是「赤吉蔑」的領導階層，乃被施亞努列入暗殺的黑名單所迫。最初棉共所以擁護施某在北平所建流亡政權的原因，乃是爲了在對抗金邊的過程中

註⑥ 同註①。

註⑦ 同註①。

註⑧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一九七七、八、八出版，中央社譯稿，譯者尤淑雅。

，這位落魄親王，無論對內對外，尚有利用的剩餘價值，到全國已被赤化，便不能再讓施亞努藉其嫡系部隊實力捲土重來，何況他早已透露和美國及不結盟集團某些國家都有勾結。所以唯有讓他回到金邊加以幽囚，同時將其嫡系武裝全部殲滅，始可翦除後患。

據得自高棉難民的報導：棉共開始消滅「吉蔑解放軍」，其過程與手段誠可謂乾淨俐落。當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一日，施亞努再以元首地位勝利還都時，棉共政權當即派遣軍隊運送他們馳赴機場參加歡迎行列，不料中途被解除武裝并于驅至一座寺廟後，將他們全部屠殺。此項報導是否可信？這從施亞努返回金邊後不久，又藉訪問北韓而抵達北平，立即將其流亡政府仍滯留北平的五十二人，分別遣赴巴黎與布爾格萊德，他本人在平壤亦向金日成表示，此後即將訪問阿拉伯各國再轉赴歐洲，一時不作返國的打算。而曾隨他來去金邊的新聞秘書努斯，亦于此時在香港向「遠東經濟評論」記者指出：施亞努乃被棉共所欺騙，其中並有人企圖將他「剷除」，以致他對再回金邊感到憂慮，便不難看出棉共政府消滅施某的嫡系武裝並非妄言。⑨

接着中共以為他慶祝五十三歲生日為名，將他接到北平後再送返金邊，實際上等于起解，一經進入牢籠，便有翹難展。據棉共政權外長英薩利最近宣稱：施亞努仍活在金邊，其所以尚未遭到屠殺，可能是由於他的嫡系部隊仍有一部份從事反叛，並已與反共抗暴的民衆武裝結合，使棉共祇有將他幽囚，以免處死他更激起衆怒。

五 鄰近泰邊的棉西北為反共基地

對待異己使用殘酷的屠殺來鎮壓，本是各國共黨奪得政權後的常情，不足為怪，但像棉共從佔領金邊開始一直到兩年後的今天，對龍諾政府的官吏，不問官階，不分文武，無論他們已否表示歸順？連其家屬都一律格殺無赦的則為聞所未聞，尤其為了節省彈藥，對處死者使用棍棒予以擊斃，並勒令其家屬目親受害者的慘死情形，然後再將他們如法炮製，此種殘暴手段，更不能不令舉世震驚，無怪乎前政府的軍人仍然擁有武器的，祇有抵抗到底，能够逃過屠刀的，不是逃離出境，便都參加反共抗暴陣營，以便死裏求生。

兩年多來，在棉共統治下，國內叛亂蜂起，其中最活躍的，一部份在鄰近泰國的荳蔻山區，以至沿洞里湖濱直到馬德望省；另一部份在金邊附近的吉利隆山區，其地位于由金邊通往磅遜港公路的中途。由于荳蔻山脈，乃施亞努統治時代反施領袖山玉成(Son Ngoc Thanh)所建立的「自由高棉」基地，他所率的一支美式裝備部隊，曾在此與皇家軍作戰多年，施所撰寫的一部「我同美國中央情報局作戰」一書中，對此敘述甚詳。當龍諾主政，山玉成率領這支部隊投入金邊與共軍作戰，當金邊變色，這批官兵再回到舊基地與棉共繼續週旋，可謂人地相宜。

註⑨ 「赤化後的高棉政情」、本刊、十五卷、九期、拙著。

據「法新社」根據一位當地反共游擊隊領袖口述所作的報導，以毗鄰泰邊為基地的「高棉民族解放運動」（簡稱MOLINAK），擁有訓練有素及配備精良的部隊二百餘人，其他尚有幾支由廿或卅人編組的小部隊，經常出沒于西北部的原始森林，並建立了一個約四十方哩的「解放區」，且致力於與高棉其他各地反共武裝的聯絡，及在巴黎設有通訊機關，從今年以來，棉共軍不斷開入此一邊區，其砲火之聲，泰邊亦清晰可聞，顯然在與該區的反共軍作戰^⑩。

棉共軍開入西北邊區的人數與日俱增，在泰邊所聽到的飛機與大砲聲日益震耳，顯示戰局已在擴大，也證實了此一地區的反共武裝不僅未被消滅，且已在逐漸加強。而棉共軍的不斷侵入泰境，殘殺泰國村民，焚毀其村莊，并不惜向泰國邊防軍警公然挑釁，更表示高棉西北境的反共游擊武裝叛亂，並非單純的內亂，乃牽涉到了泰高兩國國土的爭端，及居住在泰境的吉蔑人同情與支援棉邊反共游擊隊等種種複雜難題。棉共面對此一地區可以得到國外支援的反共武裝，企圖加以消滅殊非易事，更何況泰國雖明知高棉難民之中，有不少為反共鬥士將眷屬送入難民營後，其本人又潛回棉境加入戰爭，但亦不能不寄予深切的同情。

六 泰棉邊境糾紛的經緯

泰棉邊境的糾紛，可謂由來已久，由于高棉的「吉蔑王朝」，曾經將泰國併為其屬土，泰國在鄭王時代，又征服了高棉，到法國勢力進入印支，始迫使泰國退出高棉，且將高棉版圖逐步向泰邊擴張。至一九四一年，泰國在泰法為領土爭執所舉行的「東京會議」中，仗着日本的支持，曾迫使法國印支政府，將棉寮領土計共二七、〇〇〇平方哩歸還泰國，使高棉西北部各省——包括暹粒等要地名城均納入泰國版圖。自日本投降，泰國列為戰敗國，這些屬土雖仍為棉寮舊疆，但界線並未劃清^⑪，以致六十年代初期，泰棉雙方為了考柏威限（Priah Vihar）古寺主權誰屬？幾乎演成戰爭，其後雖由國際法庭判歸高棉，但泰國仍然聲明並不放棄要求權利。

更複雜的，為泰國鄰近高棉各府，有很多吉蔑族居民，當龍諾政府興起反越共戰爭初期，曾號召他們組織志願軍回到祖國參戰，此後即有由美國訓練裝備的棉裔泰人志願軍加入高棉戰場，成為北越越共軍及赤吉蔑的勁敵。到高棉赤化，這批戰士無論已經解甲還鄉，或仍在棉境參加反共游擊戰鬥，都使其親友甚至僅有同僑之誼的人，對爭自由、反奴役的祖國鬥士，難免給予同情支援，至于這批反共武裝從國外所取得的支援，自可經由他們儲存轉運，棉共部隊之所以不斷侵入泰邊從事屠殺村民、焚毀村莊，且以棉裔泰人的村莊為主要對象，便是為了清掃反共軍的大後方，兩國的邊界不明，便成了金邊對其部隊越界逞兇的藉口，當然也在向泰

註⑩ 「柬埔寨反共游擊隊」、「南洋商報」、一九七六、五、十一、法新社特稿、梁棟譯、十五版。

註⑪ 「東南亞新興國家」、中冊、朱鶴賓著、中華文化出版委員會出版。

國尋讎。

與高棉鄰近的泰國東北部，一向是泰共的叛亂地區，由北平河內而來的支援，便是經寮棉共之手，從兩國邊境就近運交泰共，並都闢有泰共的訓練營與庇護所。棉寮變色後，泰國東北部的共黨叛亂之所以並未擴大升高，乃基于鄰接泰邊的棉寮山區，都有反共武裝據為基地，遮斷了泰共的國際支援。因此，泰國邊防軍警對棉邊的反共武裝，便不能不暗中視為友軍，在可能範圍內，自當予以便利和同情，雖明知邊境的棉裔泰人為其祖國反共鬥士有所服務，亦不致認真干涉，以致棉共部隊仇視泰邊防軍。其越入泰境的挑釁行動愈多、手段愈加殘酷，便表示其荳蔻山區的反共抗暴武裝益加強大與活躍。

七 越棉對邊界戰爭已不諱言

至于棉共與河內的兵戎相見，在金邊和西貢赤化的當時便已開端，從一九七五年六月，棉共電台一再宣稱：高棉將不惜代價保衛領土完整，及喬森潘聲明其國境之內，斷不許有外國駐軍。繼後金邊廣播即不斷宣稱：高棉武裝部隊，正加強防衛西南島嶼，並指出棉共自接管金邊後，即以重兵在童島、潘島駐防。這一期間，泰國的海防巡邏艦艇既已聞到了兩島的砲火聲，而逃出的高棉難民，又稱越棉共雙方軍隊，在此兩島及沿湄公河的越棉邊境爆發戰爭，由于童島、潘島自兩國獨立以來，其主權誰屬？便成為西貢與金邊的爭端，施亞努乘西貢忙于對抗越共而派兵佔領，越共獲勝後企圖予以奪回，以致與棉共發生武裝衝突，自屬勢所必然。

至于沿湄公河三角洲的兩國交界地，界線本已不明，與施亞努允許北越及越共軍在棉邊建立庇護所以後，越共既早已反客為主，對當地居民行使統治權多年，在兩國變色後，越共軍又安肯歸還高棉？棉共為配合喬森潘的聲明，不許有任何外軍駐紮棉境，乃出動武裝部隊加以驅逐，以致點燃了此一邊境的烽煙，自屬意料中事，適于此時，曼谷方面盛傳棉共內訌，喬森潘被殺，據當時「法新社」北平消息，指稱棉共派有高層代表團訪問河內，其任務在談邊界問題，但並非由喬森潘率領，而喬氏亦于此時銷聲匿跡，迨黎笋率團訪棉，接着棉共政權改組，仍以喬氏為副首相代首相，另以英薩利與宋成分別掌理外交、國防。這些都可顯示棉共內訌，并非空穴來風，且與其親河內派反對和越共兵戎相見有關，至於喬某雖為攻擊目標，但其被殺之訊，似係誤傳。

另據波昂「世界日報」于此時透露：自棉越變色之際，中共對北越曾採取一連串的海上示威行動，起因為對高棉地位之爭。證之以同年八月五日，武元甲在海防號召海軍「粉碎敵人侵略陰謀」，顯見黎笋訪棉，使越棉暫息邊界烽煙及制止棉共親越派內訌，乃出于中共的壓力所形成，故有接踵而來的喬森潘于高棉赤化後首度率團訪問北平^②。很顯然，河內為了不願作為北平的附庸，所以向蘇俄靠近，同樣的，棉共亦祇有藉北平的撐腰，以避免淪為河內的傀儡。由於中越共關係的日益劍拔弩張，對北平馬首是瞻的

註② 同註①。

棉共與越共軍在邊境的戰火隨而擴大，實屬勢所必然。

自今年以來，越棉邊境的戰事升高。經由此一地區逃出的高棉難民所報告的目擊情形，兩位瑞典記者經越南官方安排他們在此一戰地的所見所聞，河內和金邊的廣播，以及泰方所得到的情報，都已指出：越棉戰局，以越境的河仙、朱篤，和棉境的鸚鵡嘴與波羅勉等地為主要戰場，雙方均動員了四至五千正規部隊，並出動大砲坦克及飛機參戰，越機曾深入棉境空襲^⑬。由于棉境越僑有四百廿人遭到屠殺，所以有越軍經寮南鏗入棉境保僑，而棉寮在邊境亦有武裝衝突發生，這從八月間越南國防部長武元甲巡視湄公河三角洲，號召防軍擊敗敵人，及棉共電台九月十八日宣稱：棉越已發生邊界衝突，棉軍決心保衛國土，抵抗「掠奪土地的匪徒」，都可看出兩國邊境的戰爭雙方都已不諱言。^⑭

八 結論

據泰國三軍副統帥克里安薩將軍透露：棉共曾破獲政變陰謀，使參加者連其家人都遭到屠殺，接着改變黨政結構，使國家主席喬森潘大權旁落，英薩利的權力亦大不如前。由國務總理波爾布特、人民議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農謝分任棉共主席、副主席，掌握黨政軍權^⑮。此項消息是否可靠？如果我們了解在棉共陣營之內，有由河內哺育而成的「吉蔑越盟」，其返回高棉參戰，本已負有向「赤吉蔑」的奪權任務，當棉共藉中共撐腰已與越共形成兵連禍結的情況下，由棉共親越派發動政變，自屬大有可能。

當西貢淪陷前夕，河內遠北平而親莫斯科的態度已很顯明，毛澤東曾面告河內駐平大使，指出：越南如果「反帝不反修，將有第二次革命」，囑他轉告范文同及黎笋諸人，這便無異向他們提出警告：倘若越南祇反「美帝」而不反「蘇修」^⑯，則越共陣營之內將有反俄的內爭。近年來，河內所面臨的挑戰，不僅是反共抗暴的勢力風起雲湧，且在越共本身——尤其是「南解」亦出現了內訌暗潮，至于寮共反對河內在永珍傀儡偏政權的武裝，早已與反共軍並肩作戰，顯然都有來自北平的愆愆支持。如果我們不否定仰北平鼻息的棉共對南越內部的反叛勢力有所溝聯，則棉越共的邊境之戰，又豈止于爲了邊界土地的爭端。

泰國軍事發言人曾在記者招待會中指出：「高棉以一小國，竟然同時與越南、寮、泰三國發生戰爭，確實令人費解，可能是由于中共企圖利用棉共在此一地與蘇俄爭衡，以便填補美軍撤退後的真空」^⑰。此項估測雖並未提出資料加以證實，但深入一層分析

註⑬ 香港「星島日報」，刊載該報專用紐約時報華府電，一九七七、八、十、一版。

註⑭ 「合眾社」香港電，一九七七、九、十九。

註⑮ 香港「星島日報」，一九七七、八、廿、二版。

註⑯ 江青對中共外交幹部講話。

註⑰ 「美聯社」曼谷電，一九七七、八、十。

，則可斷定實非妄言。由于越寮都已甘心與蘇俄合夥向東南亞輸出「革命」，以便建立霸權，中共假手棉共支援其在此一區域的各國造反夥伴，企圖已甚顯明，如泰國軍方先後透露：在曼谷政變後潛逃出國的左派學生，分別在寮、棉接受訓練，已組成各自的總部，準備潛回泰境活動，前者乃由俄、越、寮共合夥參養；後者則為中共假手棉共所培植。棉共與越寮共的衝突既具有暗通兩國反俄派的成份，其侵入泰邊，除掃清棉邊反共軍後方而外，並有打通支補泰共叛亂通道的企圖，俾便與俄越由寮邊而來的勢力爭鋒。河內不願成爲北平的附庸，以致靠攏蘇俄而對抗北平，金邊唯恐成爲河內傀儡，又不惜藉北平的制衡河內，然而越共陣營既有親北平份子潛藏遍佈，棉共內部更有由河內哺育而成的「吉蔑越盟」，所以棉、越、寮共的邊境戰事不過是相互的明爭，其暗鬥的複雜激烈，則較軍事戰場尤有過之，這說明了共產國家並不能「和平共存」，自由國家又安能墮入其和平陷阱。

美國麻州議會堅決支持我國

本刊編輯室

繼美國二十一日州議會分別通過友我決議案之後，麻薩諸塞州參眾兩院亦先後於本年八月十六日及九月廿八日各以全體一致票通過同樣措辭之決議案，敦促美國總統及國會在從事緩和與中共之緊張關係時，不做任何危害美國盟友中華民國自由與安全之事。按麻州向被視爲美國「自由主派」之大本營，其眾院議員多達兩百四十名，茲於美國務卿范錫訪問北平之後及美國會舉行對華政策聽證會之際，以全體一致票通過支持我國之決議案，實具特殊意義。爰將此項決議案全文譯載於後，藉見美國地方議會對我之廣大支持。

(一)題旨：陳情總統及國會不作任何有損中華民國自由與安全之事的決議案。

(二)序言：鑑於中華民國自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即已成爲吾人盟友；鑑於美國在與其他國家交往時，有考慮此等友邦利益之道義責任；并鑒於本國現正試圖改進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關係；茲特決議：

(三)本文：麻薩諸塞州眾議院茲敬敦促美國總統及美國國會在從事緩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緊張關係時，不作任何有損吾人盟友中華民國自由與安全之事；

并再決議請本院祕書長即將本決議案副本送陳美國總統，國會參眾兩院議長及本州之每一國會議員。